



蓮池大師全集

第三册

「明」雲棲禪宏◎撰 明學◎主編



大師池蓮社

全集(3) 手稿

【明】雲棲休宏◎撰 明學◎主編

明學子題



■易經摸象記

楞嚴摸象記

蓮池大師全集 第三冊 手著 目錄

楞嚴摸象記	一三〇五	卷一	一六六〇
附諸經	一三五九	卷二	一六九一
竹窗隨筆	一三七七	卷三	一七八八
竹窗二筆	一四二三	雲棲共住規約	一七八七
竹窗三筆	一四六九	附囑語 再囑	一八五一
正訛集	一五四一	雲棲紀事	一八五三
直道錄	一五六三	附孝義無礙庵錄	一九〇〇
雲棲大師山房雜錄	一五六八	雲栖大師塔銘	一九一二
卷一	一六一三	附祭文偈贊	一九三九
卷二	一六五七	雲棲法匯凡例	一九四二
雲棲大師遺稿	原本校閱弟子姓氏		

楞嚴摸象記引

如經所言。有諸盲人羣手摸象。其摸鼻者。云象如箕。其摸股者。云象如柱。其摸尾者。云象如筭。其摸腹者。云象如石。乃至摸眼則云如鼓風橐。摸耳則云如倒垂葉。摸蹄則云如覆地杯。人執所摸。互相是非。觀者捧腹。今日譚經。何以異是。佛已涅槃。諮詢無繇。出情識手。爲想像摸。彼此角立。如盲讏盲。予實慨焉。知己亦盲。救弊爲急。因人盲侶。與衆同摸。唯首楞嚴。於諸經中。更多疑義。繇是諸盲競共鼓噪。交臂攢指。莫可誰何。爰取是經百有餘則。略爲剖析。以例全帙。而於餘經間附一二。不復繁舉。昔佛弟子各陳己見。佛謂衆言。汝等所說。皆非我意。然各當理。足以利物。則彼羣摸除悖理者。以理而摸。雖不得象。未嘗非象。故不患摸。唯執是患。若虛其中。不主先入。會文切理。理協文順。厥旨自彰。象之爲象。躍如卓如。不於摸外。別得一象。如執所摸。堅壁自持。摸之彌勤。失之彌遠。祇增戲論。成謗法咎。則何益矣。此特教事。其譚禪者。爲摸尤甚。或有摸馬。謂是象者。或有摸空。謂是象者。或有俱摸。謂一切處咸是象者。或於一切摸之不得。謂無象者。種種異見。未易更僕。願諸仁者。反摸其眼。得真眼已。象不須摸。

萬歷三十年歲次壬寅千佛澡浴日後學雲棲寺沙門株宏書於翠竹山房

楞嚴摸象記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株宏述

凡看後解。先置經文於案上。使前後貫穿。庶可尋討。又此本爲偶論楞嚴而作。故楞嚴稍詳。然亦止是於大義未明處。衆說不同處。或一段一句一字發其未發。而不復爲全部銷釋。至於餘經。僅舉數部。數部之中。僅舉一二條以見大意。庶幾就正於有道。非曰是已而非人也。有罪我者乎。我知明道而已。不知其他也。

○第一卷

譯經

此經般刺密帝稱譯。彌伽釋迦稱譯語。丞相房融稱筆授。而古本此後有羅浮沙門懷迪稱證譯。不知今本何以不載。竊惟譯者。最初易梵爲華也。譯語者。成其章句也。筆授者。潤其辭致也。而證譯者。總爲參詳較正也。夫參較之功。胡可少也。後刻經者。宜增入之。

科經

此經序正流通三分。溫陵長水所定略同。而正宗中開爲見修證結助五科。亦甚當理。初見道分。從阿難啟請。以至宣勝義中真勝義性。使行人最初明見自己常住真心。以爲修行準的也。二修道分。從初心二決定義。以至宣說神呪。使行人依真見而起真修。不於心外別有造作也。三證道分。從云何名爲乾慧之地。以至方盡妙覺。成無上道。使行人知因真果正。因地不真。果招迂曲也。四結經分。從何名此經。至汝當奉持。使行人知五種名義。攝今題二十字中也。五助道分。從地獄七趣。以至微細魔事。使行人正助交資。乘戒雙急。則能速到薩婆。

若海也。中間細科或小不同。亦無大礙。後學只須遵古。不必另立新科。增益繁碎。

大佛頂

大者法。佛頂者喻。法即常住真心。佛頂者。頂於人爲至尊無上。佛頂則尤爲至尊之至尊。無上之無上。如悉達太子。抱持之人。欲見其頂。彌仰彌高。終莫能得是也。此心豎窮三際。不可量其短長。橫亘十方。不可測其近遠。離諸相見。亦復如是。若悟此心。則如來因地。菩薩行門。一言盡之矣。有謂此經繇佛頂放光宣呪。故名佛頂。此可兼帶旁顯。而非正意。又三字分釋。即是三德。大屬法身。真如平等。故佛屬般若。智慧圓滿。故頂屬解脫。即相離相故。亦即三大。如次而分體相用故。

將毀戒體

愚意此摩登伽將毀阿難之戒體也。及觀合論補義。先得我心。此說甚爲當理。又令無賴僧不得藉口。其益大矣。故下云心清淨故。尚未淪溺也。然則何必神呪往護。蓋阿難心雖清淨。道力尚微。而摩登志既堅強。魔力偏熾。相持既久。無救無依。則事或不測。故須護也。聖既示凡。法應如是。

佛勅文殊將呪往護

佛呪威神。無遠弗屆。何俟文殊將之。蓋是一往且順法門儀式。如天子詔。亦假使臣齋告諸郡邑耳。實則梵音纔舉。聲徧十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文殊大智。表攝魔歸佛。返邪從正。惟智爲先導故也。

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

初菩提是果。次三是因。末最初方便。是因中先務。緊要工夫也。大意謂啟請諸佛得成道果之奢摩他三摩禪

那其中最初方便門也。方便斷屬耳根。詳辨在後。又此奢摩三摩禪那。或有於經文中割截段落而作配合。云某處至某處爲奢摩。某處至某處爲三摩。某處至某處爲禪那。意以從徵心至同別二見。破妄顯真。奢摩也。從浮塵諸幼至十八界。即妄明真三摩也。從請問中道至七大文畢。即妄即真禪那也。又一說從徵心直至七大文畢總屬奢摩。其三摩禪那復在向後。雖各不同。要之闡析三觀所歸。發揮一經大旨。美則美矣。但恐初學聞此。或便死執如是字眼名目。謂一部經妙專在是。則不可也。且三觀之義。隨文皆具。故稱曰妙。假如以徵心等文屬奢摩似矣。細玩之。七處求心。心不可得。奢摩也。其後復言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三摩也。真心無處。而含大地。山河大地有形。而曰妙心中物禪那也。豈不三觀具足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屬三摩似矣。細玩之。諸相滅盡。奢摩也。諸相出生。三摩也。當處生。隨處滅。即生即滅。禪那也。豈不三觀具足以阿難請求中道了義屬禪那似矣。細玩之。佛言故我今時爲汝開示第一義諦。如何復將世間戲論云云。則上文所示無非中道明矣。況既曰禪那。必從空假融會。具足三觀。又不待論也。若據初文。如來將欲敷演三摩。而言汝於奢摩微密觀照。心猶未明。因引此以證先說空次說假之意。而判初文爲奢摩。次爲三摩。空假而中。乃至爲禪那等。不知向後文中頗多單說三摩者。如此下便云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又云諸三摩提妙修行路。又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又云因人流相得三摩提。又云若諸菩薩入三摩地。又云欲攝其心入三摩地。又云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又云縱得心開似三摩地。又云若大妄語。則三摩地不得清淨。又云令其身心入三摩地。又云一切真實入三摩地。又云入三摩地修學法門。又云修三摩地求大乘者。又云是清淨人修三摩地。又云復有從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又云汝輩修禪篤三摩地。又云若得妙發三摩提者。又云當住此處入三摩地。

又云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又云斯則如來真三摩地。又云又三摩中諸善男子。如是單舉三摩提處。皆直以三摩爲大定。豈拘局三觀。必對奢摩而名假觀耶。亦有一二處單舉奢摩他者。例亦如是。故知不必強割經文硬配三觀。

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瑠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

阿難以妙相非從欲生。以此發心。未爲不是。而不知即此亦復正是病根。蓋內取己見。外取佛相。相見對待。能所宛然。豈非是妄。夫如來之相摩登之相。雖聖凡迥異。而其爲相一也。執幻妄不真之相。昧常住不遷之心。是生滅爲因。而欲求不生滅之果也。然般若云。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今佛不以是直斥阿難之非。顧詰其見與好樂生於心目。方乃漸次破其妄心。除其妄見者何也。蓋善現解空。阿難著相。故且就窠打劫。鋤其本根。使彼之心逼至於無處安放。彼之見追至於無可奈何。智竭計空。情窮理極。而忽然自得其本心也。化導之妙一至於是。

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

最初徵心。阿難擬心在內。佛未竟其答。即曰有三摩提等語者何也。蓋阿難本意爲求三摩提最初方便。佛就其擬心在內處特爲詰難。當時若是皮底有血漢。纔聞先見堂內。便知須見身內。不見身內。便知心不在內。心不在內。便知亦不在外。亦不在中間。亦不在一切處。又何待逐節推尋。乃二乃三而至七耶。故答語未竟而先舉此。指阿難一箇人處。此處得人。三摩提最初方便一了百當矣。而阿難大權示現。若不喻其旨然。重重問答。不厭頻繁者。爲後人作則也。

爪生髮長筋轉脈搖

舊解謂心胃內藏。縱不能見。爪脈外浮。云何不知其意良是。但外浮二字不順經文。蓋此正破心不在內。不宜說外。良繇爪髮雖全體彰乎外。實從內而生長。筋脈雖影現形乎外。實於內而動搖。則均之內物耳。特其有生有長。有動有搖。比心胃等稍異。故心胃誠爲難見。爪脈應可了知。然終不能知。心不在內明矣。

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搏食歸祇陀林我已宿齋

佛已應匿王之請。何又言諸比丘從我乞食。解者曰。提獎阿難在赴請日爲彼演法。事應隔宵。然經文齋畢旋歸。提獎阿難至於佛所。阿難見佛悲泣請法。大衆俱時承受聖旨。明是當日一會。如何云是隔宵。今謂佛具千百億化身。一身受供王宮。一身領衆循乞。亦奚不可。故宿齋古謂預齋。於理無礙。有說此據平日乞食常儀。其義亦通。但適來二字不是平日。

若見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隨

瑠璃籠眼。眼見瑠璃。眼根籠心。心不見眼。設許見眼。眼乃成境。但可根見境。不可境見境。汝前言彼根隨見。隨即分別。今眼屬境。不能隨見分別。則隨義不成。故曰不得成隨。如不見眼。安得云心在根裏乎。又溫陵云。事理俱違者。事即是。喻不當法。於事不順。是事違也。理即是法。法中心無潛根之理。於理不順。是理違也。

外不相知

長水云。不字當是又字。此說甚正。而合論補義謂爲不然。則上下文義如何安頓。此不字若是。則下身心相知。須作身心不知矣。有是理乎。然止辨明其義。而不敢更易其文者。古人慎重之意。儒釋皆然也。

兼二不兼二

溫陵初以根塵爲物。心爲體。末又以塵爲物。根爲體。前後相背似失檢點不必論矣。一說首尾皆以塵爲物。根爲體。似乎有理。然天如謂佛明言此之心體。則體應專屬心故。一說首尾皆以根塵爲物。心爲體。雖較穩順。而兼義不明。又爲後人駁云。經亦明言眼有分別。有分別則非物故。今融通以上諸說。別解如左。兼二者。謂雙挾根塵而處其中也。不兼二者。謂兩離根塵而孤然中立也。今言兼與不兼二俱不可以破心不在中也。云何兼二不可。心體有知非無知。汝既言眼有分別。色塵無知。是眼同心體之有知。而惟色乃無知之物也。則心止應兼眼。而曰雙兼眼色。豈不物體雜亂。夫物非體之有知。體非物之無知。心體正以有知敵對無知。安得半有知半無知。雙挾根塵而處其中耶。云何不兼二亦不可。汝既言眼有分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是心體依根塵而有也。今兼二不成。不兼根則非知。不兼塵則非不知。非知非不知。心尚無有。將何所指而曰此爲在中之相耶。故云心在中間無有是處。

當繇不知真際所詣

舊解云因前徵發。乃知迷妄。求詣真際。或謂阿難此時尚未識妄。今說真際。亦屬妄心。以下文猶認能推爲心。乍聞此不是心生驚怖。故愚見謂阿難尚未識妄。此說誠然。但謂真際亦妄則不可。蓋七徵之後。阿難計窮。求佛開示心之真實。分此有何過。或又謂七徵文中並無妄字真字。然最初文中。獨不曰皆繇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乎。則真妄二字在七徵以前顯露多時了也。設阿難云我今已知真際所詣。則真際誠妄。今云不知。亦復何礙。若拘執太過。則阿難前問菩提奢摩他亦應是妄。

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

言此陀那識精雖名曰識。而是識精實即本覺妙明之體。一切諸緣無不從此出生。但衆生隨逐妄緣遺此元明耳。夫衆生從無始來。終日在此本元明中而不自知。乃成遺失。如魚在水而不識水。是則名爲可憐憫者。或謂不然。以本有之明焉得遺失。寧知迷其本有即名爲失。如力士珠。非失成失。不見向下經文。佛言遺失真性。顛倒行事。

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

見聞覺知都已滅卻。斯則外不隨於流逸。內獨守乎幽閒。此幽閒處莫便道得自本心。蓋依然是法塵分別影事也。本心似鏡。法塵似物。內之所守。猶爲明鏡中所現之影而已。先德云。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世人觀此。已知見聞覺知爲識神。而既滅見聞覺知。將謂不落識神矣。寧知質以今經。亦復是識神窠窟生死根本也。雖然。千百人中且無一二至此。即至此十箇有五雙坐定擺不脫。放不下。嗟乎。此幽閒處埋沒古今幾許豪傑。參禪祕要盡洩於是。學人勉之哉。

汝觀阿難頭自動搖見無所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云何汝今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洎終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

此處文義甚難消會。舊解雙斥凡小。言凡夫不知身境有動。見性無動。無足論矣。然身亦不動。汝今云何以動爲身。境亦不動。汝今云何以動爲境。故曰於常計無常也。雖亦有理。但如來此處方許其悟客塵二字。正應以動爲身。以動爲境。故兩印以如是。奈何忽爾反斥其非。況前後文了無照應。似乎自語矯亂。今另爲一解。只順

經文略加點掇。佛意謂今此大衆。以搖動者名爲塵。以不住者名爲客。故觀阿難頭自動搖。動搖者塵也。客也。見無動也。又觀如來手自開合。開合者塵也。客也。見無動也。云何如是。明知以動爲身。以動爲境矣。卻乃自始洎終。念念生滅。既順生滅。則迷性真而以已隨物。既失性真。復迷境空而認物爲己。甘受輪轉。豈不哀哉。爲順經文作如是解。未知是否。

○第二卷

垂手正倒

舊解豎手爲倒。垂手爲正。一說垂手是倒。以後文如我垂手等無有異爲據。然經文雖止是如我垂手四字。意則通該前文。若云如我上來垂手示衆一段因緣。非專指垂手也。請以喻明。頭以下垂爲倒。故時時上豎手。既亦以下垂爲倒。何不亦時時上豎乎。又一說手無正倒。一時首尾相換。世人妄見。生正倒想。以後文名字何處號爲顛倒爲據。此說亦佳。但非經正意。良繇下文棄海取漚。認漚爲海。本末翻覆。故名顛倒。則知海者喻真。漚者喻妄。妄身在於心內。如一漚至微。真心徧乎身外。如海水至廣。棄真取妄。認妄爲真。身心顛倒所在。正在此耳。與觀手者正倒錯亂。何以異哉。或謂合論亦云垂手是倒。曰合論何可盡從也。如前七徵中文外不相知古人謂不字當是又字。其理甚正。合論云當是不字。而文義畢竟不通。下文辨見。展轉五重。合論非之。亦不當理。

晦昧爲空云云趣外奔逸

長水以晦昧爲空。至結暗爲色。配三細。次聚緣內。搖配前二麤。次趣外奔逸。配後二麤。爲煩惱道畢。有非之者。然此配合三細多說不同。今長水所配下文。因明立所等處。陰入界大等處。迷妄有虛空等處。皆如是說。前後

經文語意符合。蓋渠從清淨本然忽生山河大地中悟入。故認取如是。而孤山以文殊覺海性澄圓偈文。與此相對而釋。意頗合。亦顯長水非無據而云然。前後文義互爲照應。未可非也。又愚意三細六麤本出起信。而將論合經。不必拘拘逐句逐字的配。但取大意可也。良繇佛爲法王。於法自在。或隨時增減開合。辭不必同。而理實無二。太拘則反成齟齬。況本論中三細六麤共成九相。既而明血脈則又成八。既而原染起則又成六。開合增減。彼論自不拘死法。引之者獨可拘死法乎。

一迷爲心

一迷爲心者。明此不是心。迷惑無知。錯認此虛妄以爲我心也。則知我自有真心也。何者。上文晦昧爲空。空結暗而爲色。色雜想而爲身。內搖外趣。昏昏擾擾。即於此時認爲己心。自此一迷爲心。便生執著。決定惑爲心在此身方寸之中。牢不可破。寧復知此心廣大圓滿。含裹虛空。周徧法界乎。顛倒如是。故名爲可憐憫者。有人謂此處是一迷爲心。下文某處文是二迷爲心。又至某處文是三迷爲心。其說甚謬。

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

第二月者。非真月也。何故不還。蓋第二雖非真月。然真月外更無二月。此第二月即從真起。明眼人固直下見真月矣。見精雖非真見。全體即真亦復如是。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長水展轉五重。合論直說本意。要其歸結。總是見既非物。云何非汝真性耳。二說一意。何必相非。

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

此即重躡上文而斷之也。溫陵所解極明。言既此在前之見。實是我心。而能見物。則彼見乃我。而此身非我。見在物而不在我。是物來見我。而非我去見物矣。有是理乎。

指非指

或謂指非指是莊子語。非也。何不看文中連有十處指字。一云非無指示。二云舉手指陳。三云確實指陳。四云指陳示我。五云舉手所指。六云指皆是物。七云則汝所指。八云受汝所指。九云應有所指。然後十云出指非指。蓋佛令阿難指點。何者是見。何者非見。故曰出指非指。可指者是物非見。不可指者是見非物。出者是非雙泯也。問。莊子不可用乎。肯綮亦莊子語也。答。用固無害。但此指不是莊子一馬一指之意。何可扭捏強合。其肯綮等自非此例。故用無害。蓋經本梵語。譯爲華言。不用此間文字。則終成梵語矣。何名爲譯。有闡提人言佛經剽獵老莊。果爾。則譯佛以覺。伊尹早已曰。予天民之先覺矣。譯脩多羅以經。易詩書等早已名經矣。則覺字經字亦是剽獵儒典乎。其說不通。無俟多辨。

諸外道種說有真我徧滿十方有何差別

此疑佛說見性周徧十方。外道亦說我徧十方。差別安在。下文惟廣說因緣自然。不剖此疑者何也。蓋外道所計不出斷常二見。今說因緣自然兩非。則斷見常見雙破。而又非和合生。非不和合。則情窮理極。諸計消亡。真我自顯。故云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是佛之所謂周徧也。豈外道妄見執有實我徧十方者可同日而語哉。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見見古有正解。言能見即今見物之見也。則下之見字成所見矣。見見之時。是見也。非尋常見物之見也。故曰見非是見。一說謂豈有真見復見妄見之理。二見字平看。一真見。一妄見。此說似是而非。二見平看。則之時二字無所著落。又下文云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如何銷會。試以本經語例之。經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今例云將見見如來。何不自見見。又經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今例云不自見物。以見見者。如是。則其義不辨而自明矣。

別業妄見同分妄見

舊解別者一人妄見也。同者多人妄見也。混而不明。隱而不暢。未有發揮者。然溫陵有說云。別業者起惑之異。同分者感妄之同。會解失錄。故講者忽焉。但溫陵略出其意而止。今更爲詳言之。譬如世人造種種罪。人各殊科。喻之如別。後罹王法。共入一獄。喻之如同。今曰起惑者。隨心而造妄業也。造業別其因繇。故名別業。曰感妄者。隨業而受妄報也。受報同其劑限。故名同分。近又一說。別者見根。同者見境。亦異舊說。覽者詳焉。

進退合明

經云吾今以此二事進退合明。而舊解從此處過經文一百餘字。直至如彼衆生處。方曰進同例別。一病目人處。方曰退別例同。進退雖顯。而隔前太遠。似爲不妥。溫陵以法喻互舉爲進退合明。頗覺穩當。但合明則得。進退未協。近索隱謂且置同分而舉別喻。次以法合。復置別業而舉同喻。次以法合。舉者進也。置者退也。兼此二說。其義甚備。